



稽古堂訂正瑯嬛記卷之中

元 伊世珍席夫麟

明 高承埏寓公樓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月寄梅璋詩曰珍簾生涼夜漏餘夢中恍惚覺來初鬼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窗外江村鐘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

是思君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答云忽見西風  
起洞房盧家何處尋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顛  
頭初逢已自傷懷夢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  
飛霜惟應分付青天月共聽牀頭漏漸長 本傳  
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  
旋喬子曠博學能文詞寄觀詩多不可解者余  
偶覽雜書識其一 二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  
翹首佳期空黯黯安得千金遺侍者一燒鵲腦

繡房前志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又云曉來  
扶病鏡臺前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  
柳東風日日起還眠漢時有楊柳每日三眠三  
起又云旭日曛曛破曉羅遙知粧罷下芳塔那  
能飛作桐花鳳一集佳人白玉釵桐花鳳小于  
玄鳥春春來集桐花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  
使性翩翩好集美人釵上出成都又曰孤燈纔滅  
已三更忽爾無聲鴉又鳴此夜相思不成夢空

懷懷夢到天明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曼倩獻  
懷夢草帝懷之卽夢出鍾火山

林下詩談

魏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  
處色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  
月華曰青桂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窻向曉開燕  
子羽毛非廣袖殷勤也帶石花來

本傳

風俗通云壘侯曰坎侯故玄伯詩云坎侯旣張  
箠簧迭奏鼉錯傳曰爲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

者竹篾相連遮落之也故世芳詩云不須防虎

落聊復策龍韜西南夷傳曰不毛之地故雲孟

詩云德澤連枯骨聲華及不毛趙廡傳壁帶往

往爲黃金釭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

于帶之中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故音美詩

云簾衣翻玉殿壁帶耀金釭

謝氏詩源

遜頓國有淫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  
種竝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

雄種必相去勿違三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  
爲名又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  
如李而差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  
食可以愈虛損

採蘭雜志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  
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煑石經  
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  
初不合掌

謝氏詩源

近一寄童有送人至瀛州詩曰人逢隨客意鳥  
聽信天緣對絕佳昔有奚倩者游于瀛日暮至  
一所見一婦人美而艷在門倩曰此地可借宿  
乎婦人曰敝居蕭瑟故當隨客意耳倩入婦人  
卽使侍兒具酒餚共飲食之遂與之偶明日送  
至野外垂涕而別贈倩以黃裏綠衣卽乘綵雲  
而去蓋仙云信天緣一名信天翁

謝氏詩源

九天先生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

陰陽陰陽極而生天地天地極而生萬物蔚乎  
盛哉本無極也寂乎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極  
而返天地天地極極而返陰陽陰陽極極而返  
太極太極極極而返無極無極至矣有進而無  
返玄虛子

九天先生曰無極一而太極衆無極無窮而太  
極有窮也譬之種植無極猶元氣乎太極爲根  
陰陽爲枝葉天地爲華萬物爲實玄虛子

或曰天地衆矣亦有數乎曰無數也凡物有限  
而始有數無極無限者也則天地亦無限何數  
之可言乎曰天地雖衆有生滅乎曰滅于是則  
生于彼生無窮滅亦無窮也曰然則有統之者  
乎曰有治一天地之主號曰金昊治萬金昊之  
主曰諸福治萬諸福之主曰九招治萬九招之  
主曰沛歸治萬沛歸之主曰發間自發間而上  
無有窮極非吾之所得知也玄虛子

日每一天地年載有數乎曰無數曰無數則焉  
有滅曰非無數也不可以數論也譬之于人有  
壽有天曰天地大小等乎曰亦猶人也有大有  
小有長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  
猶人也耳目口鼻毛髮手足大抵同也

玄虛子

紫竹約方喬于望雲門暫會因于牆陰之下間  
履蒼苔鞋底盡濕而方不至俄聞人語遂歸繡  
闥獨倚畫屏不勝悵悵作踏莎行一闕寄方云

醉柳迷鶯懶風熨草約郎暫會閑門道粉牆陰  
下待郎來蘚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  
裊望郎不到心如擣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  
向牆陰繞

本傳

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覓銀光紙序  
其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下算子詞云繡閣鎖  
重門攜手終非易牆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郎  
至合眼想郎君別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繡枕邊

夢見分明是

本傳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爲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巳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爲解曰汝殆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巳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女之卽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卽負笈遠游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

剪梅詞以送之詞曰紅蕖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上心頭

外傳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



不消竟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

外傳

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

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

可麗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

為一日之歡薔薇名賣笑花自麗娟始也

賈子說林

張說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鷄

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

光簾奪之也

採蘭雜志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

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

紅朝雲歌喉將斷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答曰

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

芳草也子瞻翻然大咲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

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

復聽此詞

林下詞談

楊炯初見鄭義真謂其姪女容華臨鏡曉粧詩

鄭義真

卷之七

鄭大華節後讀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  
烟爲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  
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  
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  
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  
飲着蓑笠入溪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  
斲以爲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  
採蘭雜志

九爲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  
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爲婦女之  
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于  
是夜爲藏鈞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  
者  
採蘭雜志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  
也有斷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  
書郎姚範範異之亦不知爲何物尋有客來訪

言能彈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銹遂弄數曲音響  
非恒撫拜求授得昭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  
人鼓之不復鳴矣 志奇

關關贈俞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  
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  
乾亦不見矣俞寶之 真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  
佛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

居士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  
像先公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  
生時有異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  
相自今以後宜卽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漸想  
先公眉間有白毫光面如真金坐蓮花上其身  
漸大皆可想像則君先公卽活佛矣居士如法  
修之自後夢見其父卽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  
引坐蓮花與說法要有所得專修益驚尋有父

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爲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求見言某日得危疾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耀中擁人影跌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馬異之亦誓如說求生淨土由此觀之則寂公此法不直能自度兼能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

安養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綵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能媪喜甚改名爲綵雲有詩一卷行于世

下黃私記

玄宗與玉真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

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  
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于桂  
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  
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  
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藏

致虛閣雜俎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  
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  
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

遂有馬嵬之變血汗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  
之

致虛閣雜俎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  
夜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  
道薛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  
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  
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  
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

漏龍

採蘭雜志

馬鬼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  
雀頭履一隻真珠飾口以薄檀爲莖長僅三寸  
玉飛奉爲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  
先足下所記女子纏足起于李後主宵娘新月  
狀似未深考矣

姚鶯尺牘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  
裹紅淚寄之後姚鶯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

楓葉淚俱紅

謝氏詩源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  
見黃龍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鱉之類不可勝數  
亦有極怪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  
頃之始滅有見之者後皆貴夫蜃海蟲也而吐  
氣皆樓臺人物太祖人主也而見光皆波浪魚  
龍所不可解

膠葛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投以一

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  
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致虛閣雜俎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遂  
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着青紅  
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  
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  
此與孫權彈蠅何異

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

玦珮婦人舍珠玉以贖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  
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  
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宋遷以霞光牋裁作小番長尺廣寸實素魚錦

囊中遺試鶯謂之新尺一

採蘭雜志

紫竹旣爽秋期方喬憾惋蹉跎時景忽復青陽  
喬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爲菩薩蠻詞雜以戲  
語以解之曰約郎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

話不道一睽違佳期難再期郎君知我愧故把  
書相詆寄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喬復以詞戲  
答云秋風卽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  
不思量翻言要打郎鴛鴦如共耍玉手何辭打  
若再負佳期還應我打伊 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謔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  
喬目爲重寶尺牘之間往往呼之時紫竹有南  
番桃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榴肉市

之得百金因戲以菩薩蠻詞寄方喬曰與郎眷  
戀何時了愛郎不異珍和寶一寶百金償算來  
何用郎戲郎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要買郎心  
憑他萬萬金喬爲之撫掌 本傳

長夏喬讀書于種梅館懷思紫竹至于忘食一  
日紫竹忽遺以書其大畧云欲結朱繩應須素  
節泣珠成淚久比鮫人流火爲期聊同織女春  
風鴛帳裏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



聲唱曉喬答之詞亦多瑋麗東尾附以玉樓春  
詞曰綠陰撲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煙艸襯雙鬢  
玉面碧窻人一紙銀鈎青鳥信佳期遠卜清秋  
夜桐樹梢頭明月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  
須三月夏 本傳

紫竹投誓書于喬曰寄踏莎行一闋云筆銳金  
針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獸爐  
煙蘭房深處深深拜芳意無窮花牋難載簾前

細祝風吹帶兩情願得侶堤邊一江淥水年年  
在 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  
相得其所贈生查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  
人起無力曉粧慵閉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鬪  
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  
無見期獨坐離情憊門戶約花關花落輕風颭  
生怕是黃昏庭竹和煙黥歛翠恨無涯強把蘭

玳瑁其風調可知也 本傳

鯉一名穉龍 採蘭雜志

李白有馬名黃芝 採蘭雜志

袁瓊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  
不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謝氏詩源

袁瓊爲施廕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鐵不  
足數衛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鐵硯甚發

墨 謝氏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  
樹木迴丸中鳥人以爲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  
我往好彈害物甚多今托生爲汝後園樹上鳥  
汝宜戒此勿復彈也魏覺心動欲戒之翌日游  
園中見諸鳥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  
想所結况吾父平生何等人也顧託生爲鳥乎  
理所必無遂復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  
鳴聲甚悲若乞命者魏惡之一丸纔中而魏十

指一時不仁魏始大悔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  
樹下續傲告

湯既伐桀讓于務光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  
讓天下于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尺  
之魚負之而去賈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  
金鍊精晝燭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時  
有人物影平生所未覩者往來于鏡內夜恒有

光愛一日見亡父坐蓮花上身小于花愛妻又  
見死狗復活對之泣皆鬼也愛畏之仍投入舊  
處採蘭雜志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  
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  
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  
開合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  
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

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

謝氏詩源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

玄觀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塵埃必無可入之理

玄觀手抄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採蘭雜志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致虛閣雜俎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瓮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罌瓮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袂交趾蜜香樹木沉者曰沉水亦因此借名

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

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做畫名曉霞粧採

蘭雜志

吳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夕秀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啓視絕色也與之處者兩月一日遇仙翁翁曰君兩月不見態色非恒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藥云此藥以醇酒下能令婦人頰

色媚好秀持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爲之冰釋蓋仙翁所爲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八十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續列仙傳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

之時一念猶豫卽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  
淪于濁蓋作阿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  
堅如金剛不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冰  
遇火不能爲累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  
提木义戒也毗尼藏律也伽陀諷誦也陀那鉢  
底施主也底栗車畜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  
祇無數也 安養記

李夫人着繡襦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

合歡襦

謝氏詩源

黃鵠一名遙翮 一名烏孫公主

採蘭雜志

昔有女仙喜食衆草日夜恒不臥一日食一樹  
葉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  
心從木卽今榆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  
族雪道君會于下使金童講鏐虹寶典 修真錄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  
雪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 修真錄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  
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  
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  
杓鸚鵡杯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

謝氏詩源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  
致王寶之時果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  
有餘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  
電俱作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

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  
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  
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畱遣使奉獻上命  
羣臣以維手蹟較之無毫髮差繆上始知維回  
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宮中地上俱灑鷄狗血壓  
之恐飛去也

丹青記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  
劫事不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

人也或曰胸中既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入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此大畧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可也其人卽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應元笑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子謂史皆可信乎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試之應元卽一言其

往事惟大過則爲隱之數人無不覓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則曰勉之而已其後應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覓藥草救人

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來旣之珠透山光玳瑁五灰陳兆大龜延鱗翥鳳鮫綃百兩宜土四時寶華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



大龜者以桃柳松栢榆樹灰藏于篲竹積中欲  
卜先齋戒三日加灰于龜背穆布于壇上主人  
具圭璧史策祝曰某祗告于玉靈大君厥有某  
事未知吉凶惟爾有靈其實圖之昭格時命禮  
畢視龜吉凶之辭已在灰上矣珊瑚樹禹樹舜  
朝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  
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至太康荒逸弗恤國  
事樹死灰既珠者夜中宴樂懸于殿中光徹如

白日容甫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罷音亦已  
玳瑁者其光能隔山照見五丈山之小人不  
論卽隔牆亦只五丈而已

賈子說林

楊與月華別曰少日卽來不覺爽期及歸姚不  
卽見之楊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朶  
桃花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爲高莫費一番言  
說楊愈益奇之

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覩佳者近惟

謝幼睿一首字字精工不啻青出于藍也詩曰  
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  
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織手冷芸  
憲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  
妾牀爲一時傳誦 玄散堂詩話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  
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  
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

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  
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  
誦呪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  
閭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  
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  
不暇其敢犯子而子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  
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 妙觀雅言

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

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累  
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闔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  
載是無事于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  
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睢曰累足不入秦用  
女喻也 修竹閣女訓

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  
又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  
男子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

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  
品述現衆身爲人說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  
物以至蟻蠓醯雞皆可耳豈直男女乎 妙觀雅  
言

應元博訪玄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  
是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常  
卽成佛若不成非應元也旣歸自恨根性遲鈍  
靜居一室有一念起卽自搯其臂肉肉盡出血  
雜念卽隨日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

然念斷無心可得矣遂見悟悟喟曰無心不是  
佛應元言下大悟人視其臂無完膚矣

妙觀雅言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  
則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  
孔若蛙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  
蛙不除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  
少許孔側卽有一綠色蟲走出背上隱隱有金  
線文道人納蟲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

復鳴矣鳳怪之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  
異寶也謂之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卽愈  
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  
古墨屑也

賈子說林

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卽謂之睡  
後與酒姥仙去畱其杖子先故人陸麟寶之謂  
之藜牀後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

賈子說林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鳧藻冬天頃刻

不離皆以其飾得名

探賈雜志

姚子貫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  
自尚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寶觀其藏延年益  
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窈窕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織  
流黃獨在機雙燕不知腸欲斷銜泥故故傍人  
飛張于是愈不能忘情矣

本傳

郭獲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

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  
箏爲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卽席口號  
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  
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  
贈李

虛樓續本事詩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  
之姑修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  
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

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竿主人  
試之果然贛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  
之良矢皆以此名

膠葛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宿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  
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  
本傳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有  
法以葡萄代瓜皮亦療痔白芷茸松三賴附子

尖飛鹽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斑

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

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瘕

厠上鷄殼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

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

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

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胡茺葉一兩滾湯

泡七八次聞木樨香止曬乾用真神麴爲糊作

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九治梅核  
膈蜜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調敷治腎囊瘡  
橋先生藏方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  
讀書耕畢輒握典籍晤咿隴上人皆笑曰凡讀  
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  
而不離畝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  
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裹糧負書

求見秦王說之以疆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  
秦王說之拜爲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爲鄉里  
所戮笑幸遇陛下官爲上卿實非所冀有如藉  
陛下神靈使得錦衣還鄉足矣秦王畱之再三  
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  
之歸里人以爲榮無不蒲伏而前不敢仰視璘  
故自尊貴而痛抑之居數日盡召宗族鄉黨與  
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散之家無所畱

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陳勝吳廣起  
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遇之容色  
鮮好採藥行歌

賈子說林

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  
盤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  
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  
宮中凡上令宮人闔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爲勝  
負謂之鬪巧以爲歡笑

致虛閣雜俎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魃蜮類  
人首眉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嚙  
類女陰文嚙卽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鈴  
類鳳蕊鍾類鹿鳩賊類象木藻類鳧更奇

余皇  
日疏

管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  
庭中脩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丹青記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  
後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



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玄伯默然

本傳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喫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是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卽走謂之不須鞭

探

蘭雜志

石尤風者傳聞爲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亾臨亾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

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人以夫姓爲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爲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

江湖紀聞

稽古堂訂正瑯嬛記卷之下

元 伊世珍席夫輯

明 高承埏寓公較

姑蘇城中皮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  
吳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  
青楓橋東化爲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  
沈學士詩曰不如雙白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  
詩曰願作江頭雙鳳凰奮飛直向青雲裏是一

事 謝氏詩源

施廕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  
旦學誦殷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  
昔人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宿習使然  
乎 金剛鑽

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  
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  
粧束每伴呼之人謂之神粧 採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  
織餽饍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搦管便有  
所得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 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  
光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  
薛瓊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  
老父以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  
銅盆中置臥牀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

種之旬日發苗又旬日生花花有銀色若鈿螺  
及結實皆銀也

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  
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卽歎然  
當時婦人爭效之

採蘭雜志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  
然腹藏短牘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爲點染便  
躍入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

腸者賣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  
矣自後網得者卽放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

子真畫譜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  
呼人謂其足下有文章

採蘭雜志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  
拙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得金鳳一隻首尾  
足翅無不悉備

膠葛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  
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  
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  
吉慶花藉以乞巧 致虛閣雜俎

金絲荷葉草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毒用烏  
骨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卽活治小兒驚風卒死  
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  
虛腫熊膽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煨存性一錢

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爲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  
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爲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  
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  
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運葉  
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  
草霜搽治小兒赤癩 梅橋先生藏方

綠珠爲梁伯女生而奕僕好音伯嘗至山中聞  
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

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爲神仙遂下拜因  
語曰汝卽歸芟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桂  
服珠翠設杯酒盃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  
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  
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  
曰茵于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

志奇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  
洗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爲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躊  
蹰間忽一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  
殺已日施漆戊日設絃則庶可鼓矣忽不見自  
後如法斲之無不佳絕世稱雷公琴

賈子說林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  
之得好顏色始影南竝肩一星名瑄朗男子于  
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實庵紀聞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爲內史舍人初與

隣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凝一夜必夢  
之嘗有詩寄云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  
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情人照落花浣衣  
計無所出流淚而已

虛樓續本事詩

沈雲卿夢嗽熒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  
日以告金迥秀迥秀曰熒寒無火也非美乎天  
無二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  
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才調

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牕十六梳頭壓  
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  
金曰子之占夢卽索統周宣不過也一日沈雲  
甫

玄散堂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上冬猶未相  
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  
疇曰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  
菊更生蕊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金剛鑽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  
鴨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採蘭雜志

陳豐與葛勃屢通音問而歡會末由七月七日  
豐以青蓮子十枚寄勃勃陷未竟墜一子于盆  
水中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竝  
蒂花開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  
置几頭數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  
如豐來數卽書其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

節爲雙蓮節

賈子說林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飛入室中光  
輝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

賈子說林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

蠹魚不生

致虛閣雜俎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  
真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  
惟形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



待冀得復見卽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請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煙呵像上次命諸女一一如方呵之至

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細和以諸藥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旣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葦蕤鑰鎖之于是太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

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宜別矣上出帳回  
視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具言太  
真所以尸解今見爲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  
姓王名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  
邪非邪遠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備考

虛子仙志

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  
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

終歸之野鑿鐵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採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燈下  
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劍上逐星漸隱頃刻不  
差

膠葛

窈窕燮古錢一枚贈叔良青綠色徹骨而凸起  
者叔良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凹叔良第  
謂弄久剝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  
異之後語窈窕窈窕言同蓋窈窕有二古錢贈

一畱一畱者乃極瑩潤而小凹時復類贈者焉  
自後察之張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姜藏者隻  
日則瑩潤而凹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  
之則張之與姜豈非夙定之奇遇也乎

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箸闍婆錦囊中佩  
之裙帶時私啓視恍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  
視之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  
乞食識其家有寶氣借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

值五十金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  
純情舍利反此爲想便可昇天及想入無便爲

佛菩薩也

本傳

窈窕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  
枚謂之畱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銘于上  
曰兩心如石萬載靡斁

本傳

梁鱸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  
赤色形若鱸飛入室中卽不見是夜生鱸故名

蠶及長從孔子游

賈子說林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視隣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慟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賈

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

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誠齋雜記

蘇紫菊愛謝耽只尺萬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恒着小衫晝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

知之寄以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  
渴飢若使閒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  
取女相服衷之後爲夫婦

玄散堂詩話

窈窕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積之盈  
笥名帳中集張以爲類蔡邕之讀論衡私呼爲  
女伯喈窈窕有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  
鈎繡帳懸不是嬌慵貪晝臥衆中無處看花殘  
本傳

達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  
鈿枕温涼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

本傳

殷願夜夢牛皮上有二土又有赤玉在其上其  
子年十六解曰牛皮革也二土是圭字是鞋字  
也赤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  
誠齋雜記

仙女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  
水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爲車驅龍

為馬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  
言妙道初覺不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  
者則不能記耳今人有游仙呪曰果齊寢炁入  
垓台戾如律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能  
如是 玄虛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為商遠歸  
攜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  
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

之曰見成丁百鳥志

採蘭雜志

水仙子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  
卵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為經鎮一  
日誦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蟲走出  
狀若綠螭就硯池飲少水乘風雨飛去蓋龍也  
石隨合畧無縫痕 修真錄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

採蘭雜志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

得因呼爲羊公鶴

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其香用以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少異至今尚存卽文君井也

採蘭雜志

張牧過點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鬟髻或微笑意其爲嫦娥也一夕召客看

月出以視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

採

蘭雜志

等師勸修淨土以信爲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痛禁第云勿談人過飲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房室不至于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念佛號目觀佛容一年半載後念觀稍熟卽行住坐臥皆可爲之至于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共坐靜

室能攝其神共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經所說彷彿是人既神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往類之其夢游既多則臨終靈性自無他往必西方無疑也由是從者甚衆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則淨土之說固可不信乎

安養記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往勸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觀其法身愈大愈

妙自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欽頭玉佛狀一日其夫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禪林實語

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音兩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爲父母祝釐踰年兩大士俱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祐汝倏不見因名其所居室曰二觀齋文思大進

禪林實語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昔李少君  
謂武帝曰甲帳仙姝有欲現形與帝見者第二云  
世人濁氣不可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  
當升于殿上空中一見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  
于殿屋上見仙姝凌空而上足懸三尺身被五  
綵繡帶飄飄容色娟秀世所未見帝拜之仙姝  
袖中出金字篆書擲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  
愈益思盡見諸神仙矣後有人言少君以水晶

設機令其上可以立人使一女子習之着男服  
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之帝謂真仙姝也少君  
罔上大都此類上終不察焉

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爲  
詩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  
功後入試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旣成苦于無  
結忽憶鯉魚詩因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  
潤物功遂得通籍

林下詩談

楊景猷有文燕香爐

採蘭雜志

方喬旣與紫竹遇一覩其狀更不可見晝夜思之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闈闈見賣美女圖者輒取視冀其有相肖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眉如遠岫首如螭但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工圖軟障何妨百日喚真真一日遇一道士出一錦囊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

通神明吾有此純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卽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何有也所留之影伺此女一得陽精影卽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可照日一照卽飛入日宮散爲陽氣矣喬試之果然紫竹以白玉盤螭匣寶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火府百鍊純

陽寶鏡

本傳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

駒

賈子說林

南蕃白胡山出貓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貓

貓死埋于山中久之貓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貓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怪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別及吞卽有一貓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貓睛貓睛一名獅負仙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卽

此玄宗藏于牡丹鈿合中以驗時 志奇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鑿壁懸梁無以踰也嘗  
有客過稱雲來頂上謝臨風懷中出一書投之  
曰習此始可以為文士之冠矣士冠覽而異之  
問撰者姓名不告第援筆書于髮几曰彼何人

斯三江之右金鈎煌煌風吹草覆 採蘭雜志

稽古堂訂正瑯嬛記卷之下 終

稽古堂訂正平江記事

元 吳郡 高德基 編

明 樵李 高承埏 較

虎丘初名海湧吳王闔閭葬其下池廣六十步  
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池六尺王鳧之流  
扁諸之劍三千繫郢魚腸之劍在焉發卒六十  
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 說  
又云秦始皇帝因循海右自滬瀆經此山嶽發

王墳取其寶鏹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帝挺  
劍刺虎虎奔去不見乃改茲名山去吳縣西九  
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丈周二百一十丈東晉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獻穆王珣同弟  
中書令珉捨宅爲寺始則一山中分一寺就劍  
池東西建之宋初合爲一寺山在寺中門墻環  
遶包羅勝槩先入寺門而後登山故張籍有詩  
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後人有  
詩云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僧志閒亦云中  
原山寺幾多般未見將山寺裏安蓋以天下名  
山勝刹皆山中藏寺虎丘乃寺裡登山海內福  
地未嘗有也至元間雲游僧秋江月到寺題云  
平生只見山中寺今日來看寺裡山亦得古人  
餘意

真娘唐時名妓也墓在虎丘劍池之西往來遊  
士多著篇詠惟王黃州題刻甚佳其詩云女命

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  
虎丘真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膩骨消散隨  
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  
卽藏山隈無色固無名丘塚空崔嵬惟有真娘  
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爲爾傾一杯我非  
好色者後人無相貽後來題詠甚多至德中舉  
子譚彥良題一絕云虎丘山下塚纍纍是處松  
楸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題詩

後人由是閣筆云

海牙平章飲食必仰首攪舌大嚼不已或曰虎  
食狼飡相也余獨以爲不然考之相書云食爲  
性命之本飲食失節則氣不和舉物當徐而有  
序嚼物欲寬而有容食粗者多肥食細者多瘦  
含物不欲言食物不欲語虎啖狼食朱紫滿門  
昂口張吻非吏卽卒食如鳥啄家道貧薄大抵  
食欲快而噉欲安吞不欲鳴此食之相也仰首

含物磨牙攪舌非吉非祥馬嚼鼠咀貧賤餓死  
嚼在舌頭餓死他州後平章卒死鋒鏑之下

吳中蟹味甚佳而太湖之種差大殼亦脆軟世  
稱湖蟹第一正月上元漁人所藏看燈蟹三四  
隻重一斤風味殊勝故陸龜蒙有蟹志傅子羽  
作蟹譜高似孫撰蟹畧皆發揮蟹族之風致也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  
吳諺有蝦荒蟹亂之說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

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  
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  
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  
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  
掠殺人流血

大德丙午七月七日醋坊橋民人王佑家酒瓮  
忽作牛鳴聲聞百步許以物覆之則止去復鳴  
鳴三日乃已嘗聞釜鳴乃鐵母相感而然若釜



鳴則不知其何爲然也事之怪異有不可曉者  
此其一也

太伯廟舊在閶門外錢俶移置門內避兵燹也  
失其翔建之由至大戊申石牌巷西吳永寧家  
浚池得舊碑古廟事蹟具載漢明帝時太守糜  
豹所建池傍廟基高下尚 皆爲民居分占池  
西大朴樹半已摧折

吳城平門舊名巫門至大庚戌古濠中得石扁  
上有篆書巫門二字故老云巫咸商大戊時賢

臣也其墓在門東北三里許故以名門巫字與  
平字相似後乃訛爲平門攷之圖經云虞山者  
巫咸所居是則巫咸嘗居虞山而葬於此耶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王殺子胥投之江吳  
人立祠江上名其山爲胥山闔閭卽其山築臺  
以望太湖名姑胥臺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故  
老云吳音謂胥爲蘇今以鬚爲蘇是也故謂山

爲蘇山臺爲姑蘇臺後人號州爲胥州訛爲蘇州至今不能改也

嘉定州去平江一百六十里鄉音與吳城尤異其並海去處號三儂之地蓋以鄉人自稱曰吾儂我儂稱他人曰渠儂你儂問人曰誰儂夜晚之間閉門之後有人叩門主人問曰誰儂外面答曰我儂主人不知何人開門視之認其人矣乃曰却是你儂好事者遂名其處爲三儂地

洞庭西山水月禪院正在縹峯下去吳縣百餘里翔于梁天監三年舊名明月禪院大中祥符中易今名故老謂當時湖中有木牌爲風浪打壞漂巨木百餘根湧至山下泛罟船鉤致之每木上刻水月二字各船以爲神木捨送禪院構爲大殿寺僧永照神其事遂改今名

吳民舊有丁身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免之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至

大辛亥省臺復徵之吳中大譁值武宗上仙仁宗登極亟除之

吳江鱸鄉亭在長橋之側宋熙寧中郎中林肇所建取陳文惠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爲名亭勢俯瞰太湖爲江南絕勝過者多題詠之又於亭旁畫范蠡張翰陸龜蒙像謂之三三高至元丙子里巫爲土偶祠事之張邁過而題壁有云功迹盡高天下士豈惟吳地作三高夜夢老人與

論祠事謂張陸吳產也吳人固當祀之范蠡越產與勾踐陰謀十年卒以滅吳吳之讐也吳人不當祀之子何從而附會之乎子之詩吾不與也搖手而去邁覺異其所言志於祠壁今剝落矣

吳城玄妙觀玉皇閣一角忽墊計數千緡方可扶薦觀主以緣募弗就因循數年事不克舉皇慶癸丑燕山一匠者來自稱張撥天謂觀主不

須拆卸惟換一小馱梁添一斗拱卽皆端正  
人從之匠者挾鉅登其上斷下舊梁易以新木  
架拱敲擊之悉皆如舊觀王話及數年興造後  
官事弗絕匠者曰此必山門長短不齊也視之  
左寔長餘卽削去之自是官事果絕

虎丘井泉味極清冽陸羽嘗取此水烹噉世呼  
爲陸羽泉張又新作水晶以中濡爲第一無錫  
惠山泉第二虎丘井第三惠山泉煮羊變爲黑

色作酒味苦虎丘泉則不然以之釀酒其味甚  
佳又新第之次於惠山其然否乎

吳城舊傳吳王闔閭時子胥所築故名闔閭城  
吳越春秋謂子胥伐楚還師取丹陽及黃濱土  
以築利其堅也城形如亞字世俗不知以爲龜  
形本土城也梁龍德中錢氏加以陶甃至元三  
十一年重修築之甃上歲月工匠皆具蓋土坏  
皆澄漿爲之欲其堅久故也

昌門舊名閭闔門闔閭時所名也舊有重樓閣道吳之麗譙也夫差從此門出兵伐楚改爲破楚門吳屬楚遂名閭門至元修曰金昌門作亭門內名金昌亭然吳人呼昌門已久不能遽改名之如故故亭亦圯焉

許市去吳縣西二十五里舊傳秦始皇帝求吳王名劍白虎拒丘上帝刺之虎西走二十五里而沒地裂爲池因名其地曰虎陂至南唐諱琥

錢氏諱鏐遂改名許市後人訛舊音於許字加點水爲澣市訛爲墅迄今兩稱之不能辯云

柳毅爲洞庭龍女傳書事乃荒唐之說今吳城有柳毅橋太湖濱有柳毅泉意毅乃吳人也彼橋乃住宅之路泉乃別業之井耳井水滿而不溢大風撓之不濁久旱不耗此其異也人以為下通太湖龍宮使果有龍神宮府何不於巨浸中出入而反以此偪反之井爲通道耶荒唐之

言不察其理俱不足信

太伯有國自號勾吳說者云勾語辭吳音也吳者虞也太伯於此以虞志也越滅吳子孫以國爲氏今吳中吳氏甚多而語音呼魚爲吳卒以橫山下古吳城爲魚城方言以訛傳訛有如是者

皇度改元有張三郎者善唢笛八月五日夜在鶴橋上作伊州曲夜靜有老人來同坐石闌上

語曰爾笛果清未能脫去塵俗爲爾釐正之當熟記心毋忘可也乃指教其孔換易數字曲益清峻張更求別教一曲老人取笛自吹超出塵蓋張問曲內云何老人歌曰月旣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妍已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再歌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芳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浩復悲願爲烟與霧氛

盪共容姿張問何人所作答曰仙姝劉妙容歌也張叩何人記指答曰妙容傳我復請授其指調老人笑而起曰子凡心易忘我豈能教爾耶去數步不知其處張後以指尋其曲終不能得其高古之趣

吳人自相呼爲歛子又謂之蘇州歛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痴歛千貫賣汝痴萬貫賣汝歛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歛

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貽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歛目之謂之蘇州歛不亦宜乎

吳俗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爲入梅凡十五日夏至中氣後遇庚爲出梅入時三時亦十五日前五日爲上時中五日爲中時後五日爲末時入梅有雨爲梅雨暑氣鬱蒸而雨沾衣多腐爛故

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夏至前半月爲梅  
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入梅須防蒸  
濕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梅雨之際必有大風  
連晝夜踰旬而止謂船棹風以此自海外來船  
船上禱而得之者歲以爲常鄉氓不知訛此爲  
白草風又曰板草風云

支硎山在吳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沙門支道林  
嘗卓錫於此山多平石平石爲硎又以支公處

此故支硎舊傳道林嘗居石室中所遺故物  
有木鞋鐵拄杖之屬旁有放鶴亭馬跡石皆因  
之得名延祐乙卯土人耕其地得小石碣刻偈  
云風旣不來山亦不去逢羊遇狗合做一處後  
有小字云阿多摩偈人皆不解其說石刻見在  
白雲寺中

崑山州國初縣也元貞初升爲州州治去府城  
七十一里延祐中移治太倉未移之先太倉江



口打碗花子遍地盛開民謠云打碗花子開今  
搬州縣來遷移之後常有鼠郎出沒廳事上民  
復謠云黃郎屋上走州來住不久至正間果復  
移回王峯舊治

嘉定州治本崑山州春申鄉練祁市宋嘉定十  
一年六月高行孫緻立縣基於馬軍司酒坊之  
地十月興工十二年正月縣成國初尚爲縣元  
貞間升爲州延祐以來治中官吏多物故者家

口皆不安有一客僧號知風水謂州治內尸氣  
動作屋鎮之乃安否則匪盛一日不可救理時  
州至任立聞其言從之僧指治後東偏地曰此  
處爲庫藏鎮之則吉任遂構架閣庫于上落成  
後其患果息

延祐改元太倉有一丐者堆髻額上身披阜衣  
赤脚手携大瓢常於府水軍萬戶寨及張京馬  
頭往來酒家乞酒度日酒醉輒奔走叫云牛來

了牛來了衆人跟我去日以爲常奔走叫噪凡  
三月餘又於寨木及人家門壁上連書火字人  
皆惡之或詈之或扑之者不知所往是冬海賊  
牛大眼烏合不逞自劉家港至太倉大肆剽掠  
水軍寨張京鎮人家俱被燒毀殺人橫地不可  
枚數人始悟昔日丐者之言

吳城東禪院古佛像容貌端嚴頂珠圓徑數寸  
冰乾符甲子歲忽有毫光紅黃青紫頂中出玩  
士庶觀瞻檀施山積後三日有老翁疑其怪固  
請梯升卽佛光燄而窺之乃見佛像之首開一  
穴以手捫之有二白鼠長可尺餘自穴躍出綠  
光燄燄入藻井內遂得碎幡數片以紅旛映頂  
珠卽紅光出青黃紫亦然人皆嘆息而去或曰  
佛金仙也而白鼠之禍作光於其頂得非金氣  
盛乎是後金孽遂興兀术之來大被其虐  
吳人製鱸魚鮓鱸子腊風味甚美所稱金齏玉

膾非虛語也宋大業中以此充貢延祐以來守  
臣修故事備爲方物因之歲不敢缺鱸魚肉甚  
白雜以香柔花葉紫花綠葉白魚相間以回回  
豆子一息泥香杏膩拌之實珍品也鱮子魚選  
肥美者去頭尾潤以酥油風乾爲腊亦加香料  
相兼他魚無可爲敵回回豆子細如榛子肉味  
香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

崑山高一百五十丈周迴八里在今松江華亭  
縣治西北二十三里崑山州以此山得名後割  
山爲華亭縣移州治於州北馬鞍山之陽山高  
七十丈孤峯特秀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歷年  
久遠人不知其故卽呼此爲崑山而亡馬鞍山  
之名矣山多奇石秀瑩若玉雪好事者取之以  
爲珍玩遂名爲崑山石山陽有慧聚寺依岩傍  
壑皆浮屠精舍雲窓霧閣層見疊出人以為真  
山似假山云

千文傳崑山人中。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延試。賜同進士及第一。夕夢入選。掛名爲長吳。正官覺而笑曰。此正爲胡夢亂夢。我吳人安得作長吳。二縣正官必無此理。初授官階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之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意爲偶然。又以爲不偶然。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爲前任長洲。偶與夢符。今已升知州。安得再爲吳縣正官。旣而調吳江州知州。非吳縣也。人之官祿事皆前定。自己之神先已知之。形諸夢寐。故相報耳。而文傳吳人。兩爲本路之官。亦希遇也。後爲翰林待制。修遼金宋史。加禮部尙書。

白鶴觀在吳城東北隅。鶴舞橋之東。宋信安郡王藏春園地。至元間草石荒涼。井旁大松樹。獨存。雲游道人張應玄初來。結屋松下。以棲身。丁丑三月朔。有羣鶴自東南來。徘徊久之。一白鶴

留松上不去經歲作巢廣若酒家七石缸性若  
靈異清晨俛首長鳴日必有大檀越至候之以  
爲常預備齋供以待士衆皈依喜捨雲集應女  
更爲應鶴欲物立道觀以焚修不久物故弟子  
集應真承其業緣募十方卒成其事觀成鶴乃  
飛去遂名爲白鶴觀

黃帝鹽場負課甚多延祐丙辰一夕海潮暴長  
夜有火光炯炯數日皆然煮鹽變色如紫粉味  
鹹如故每鑊出鹽增常數二倍南人初恐難售  
皆不肯支領後見日煮數多不得已支去襍以  
他場白鹽貨賣日久白鹽皆變紫色入飲食中  
畧無他故色不相染本場逋課償補皆完課完  
復爲白色物變異也其理無可究竟

王介軒名鑑字明卿真定安平人少卓異不羣  
長益耿介厲名節娶同郡富翁女資裝甚盛鑑  
悉歸之一無所留壯游燕都受學于虞邵庵之

平江詩事  
門用力於明體適用不攻詞藻朝貴薦其才行  
試以侍儀司舍人鑑不就曰某雖不敏安能爲  
人所役哉卽還故里益加砥礪扁所居介軒因  
以自號其父擢官平江路吳縣尹某侍養終任  
樂吳中風土遂隱居吳城臨頓里西閉門獨處  
足跡不出戶者二十年應門惟一婢客至輒叩  
鄰家貰酒酒至對客劇飲酒乾乃已家貧無擔  
石之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於人其介老而

彌篤性嗜蟹人或餽兩蒲青願易一詩曰吾豈  
可以口腹害物命耶盡放之江中而償其詩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茆屋數盈而樹石自然  
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  
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  
數石而自奉惟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  
步見樹根一穴坍塌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  
白物也乃亟掩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

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季祥曰是物當出世耶乃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鋌收擢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遣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大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季祥受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達魯花赤八剌脫國公倜儻爽邁博文強記凡宴會以文爲謔滿坐風生一日同寅後堂會飲

僚佐願求一令以資勸酬公曰吾不讀書弗能爲令但有兩字隱語請衆賢商之解者免弗解者請一巨觴衆曰如命公曰一字有四箇口字一箇十字又一字有四箇十字一箇口字在坐者皆不能解悉就飲飲竟叩之公以箸畫案上乃圖畢二字也

恭定中有一道翁自稱古無極不知何許人携一竹籠荷一竹杖來假居葑門道堂後架小室

數椽栖息其中四圍上下皆以白堊塗之正中  
設小木榻出籠中瓢笛漁鼓之類懸壁間以書  
一束爲枕市酒一甕置于床頭自釀自飲人有  
求飲搖手弗許飲竟復釀日以爲常扁其室曰  
小小蓬居室中皎然如雪不生一蟲蚊蠅無敢  
入者暑月開戶安眠不用帷帳猫犬至其門卽  
俛首疾回不敢窺其內經年累月無壁無塵人  
不見其揮拂或以蛸蝶之類投其中卽不知其

處堂王見其日坐臥室中未嘗出外緣募籠中  
青蚨不乏疑有妙術逼其傳授翁只大笑一夕  
收其所用之物不知何往明日物色追之葑門  
婁門盤門昌門之人皆云是日見其負籠荷杖  
出門去矣

致和改元七月之望士人楊彥采陸升之載酒  
出遊蓮塘舟回日夕夜泊橫橋下月色明霽酒  
各半醒聞隣船有琵琶聲意其歌姬舟也躡而



窺之見燈下一姬自弄絃索二人徑往見之詢其所由答曰妾大都樂籍供奉女也從人來游江南值彼往雲間收布妾獨處此候之尚未回也二人命取舟中餽餘肴核就燈下同酌姬舉止閒雅姿色娟麗二人情動於中稍挑諛之姬亦不以爲嫌求其歌以侑觴則曰妾近夕冒風喉咽失音不能奉命二人強之姬曰近日遊訪西子陳迹得古歌數首敢奉清塵不訝爲荷凡

一歌侑飲一觴歌曰風動荷花水凝香姑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笑倚東牕白玉床再歌曰吳王舊國水烟空香徑無人蘭葉紅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又曰館娃宮外似蘇臺鬱鬱芊芊草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西施裙裾拂過來又曰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猶襍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尤爲君王泣數行又曰春入長洲草又生鷓鴣飛起少人行年

深不辨娃宮處夜夜蘇臺空月明又日幾多雲  
樹倚青冥越焰燒來一片平此地最應沾恨血  
至今青草不勻生又日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  
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  
人彥采曰歌韻悠柔含悲聳愴固云美矣第西  
施乃亡人家國妖艷之流不足道也願更他曲  
以滌塵抱何幸如之姬更歌曰家國興亡來有  
以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愁國亡  
來又是誰彥采曰此言固是然皆古人陳言素  
所厭聞者大都才人四山五岳精靈間氣之所  
聚會有何新聲傾耳一聽又歌曰家是紅羅亭  
上仙謫來塵世已多年君心既逐東流水錯把  
無緣當有緣歌竟掀篷攬衣躍入水中彥采大  
驚汗背而覺一夢境也尋升之共話醉眠脚後  
不能寤也翌日事傳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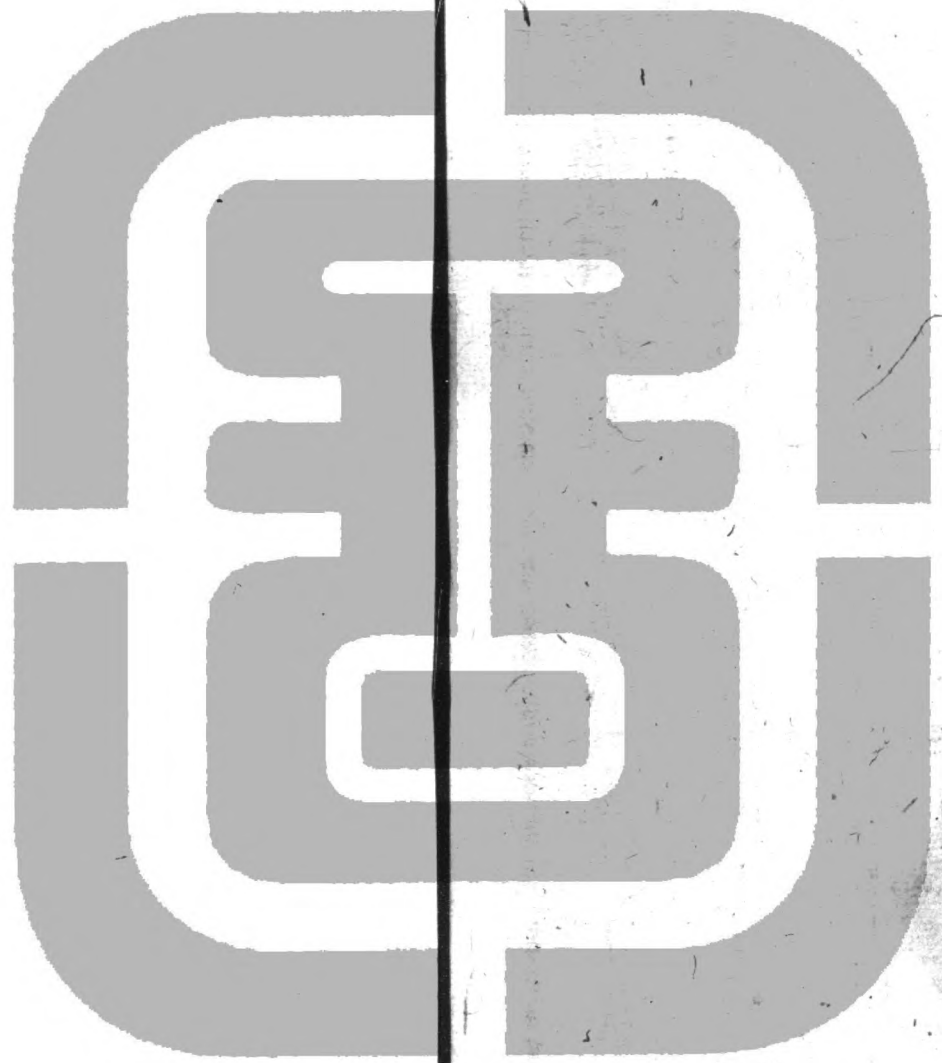
花木之妖世固有之未有如平江牡丹之甚異

者致和戊辰八月鐵瓶巷劉太醫家牡丹數株  
各色盛開開凡三度初開者若茶盃子太中間  
綠蕊有如神佛之狀數日乃謝第二度開者若  
五升竹籬花蕊成人馬形奈有半月之久第三  
度開者只如酒盞大其蕊細長若幡幢旗幟狀  
而羅衫紫與粉紅樓子甚多三日而萎觀者日  
數百人闌檻盡皆擁毀不可止遏童謠云牡丹  
紅禾苗空牡丹紫末苗死明年明宗登極五月  
暴崩而廟諱乃和字也其應不爽如此

天曆己巳平江十字翼萬戶府初構正衙解巨  
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字畫  
相連如纒不斷衆皆以爲瑞世之符識者云此  
木妖也是歲思刺萬戶卒明年改元至順又明  
年有寧宗之變

稽古堂訂正平江記事

終



2  
海  
南  
軍  
事

三  
三  
三

